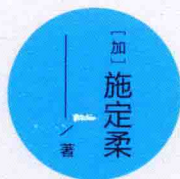


再见王沂川



爱你，是这故事的开始，
也是这故事的结局。

再见王沂川

〔加〕施定柔

著

版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:11-2017-18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王沥川 / (加)施定柔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7.8(2018.9 重印)

ISBN 978-7-5339-4922-8

I. ①再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 140281 号

策划统筹 柳明晔 王晶琳

责任编辑 王晶琳

内文设计 吴 瑕

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

责任校对 许龙桃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再见王沥川

[加]施定柔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佳园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

字数 97 千字

印张 10.25

插页 1

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922-8

定价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录 | contents

001 Chapter 1

我眯起眼睛，在记忆中搜寻沥川的模样，得到的却是一片朦胧。

015 Chapter 2

我越跑越快，总觉得有个东西在跟着我，低头一看，是自己的影子，脑海却满是沥川，不知不觉泪流满面。

029 Chapter 3

离开了沥川，适应一个男人怎么就这么难？

051 Chapter 4

我完全没料到会在这种时候听见“王沥川”三个字，一下子惊呆了。

065 Chapter 5

我与他之间，人群穿梭如一道急流，而隔着重重人影，我们的目光却紧紧地锁在一起。我忽然向他大步走去，与此同时，他也向我快步走来。

081 **Chapter 6**

沥川会像一只蝴蝶那样追寻我的思路，不论我跑题多远，他都能像一个有经验的赏金猎人那样找过来。

099 **Chapter 7**

如果我能活到一百岁，沥川却选择在我九十九岁的时候表白，我也愿意。

113 **Chapter 8**

这一刻，我只觉得心重如铁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……看着沥川越走越远，我忽然大喝一声：“沥川！”

141 **Chapter 9**

“万一到了那个时刻，请告诉沥川，”我咬紧牙关，不让自己哭泣，一字一字地说，“我不会有事的，我会带大他的孩子，他可以放心地走。”

149 **Chapter 10**

“沥川，年华就在我们的手上，不用再去追忆了。”

Chapter 1



我眯起眼睛，在记忆中搜寻沥川的模样，得到的却是一片朦胧。

小秋

十月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萧观的电话，说最近会去大理参加一个“翻译与企业国际化”的研讨会，都是同行，我又在昆明，问我要不要同去，毕竟好久没见了。

“没有好久吧？”我在电话里笑出声来。

“四年了，不算久吗？”电线那端传来他低沉的京腔，“这四年你可是一个电话也没打给我哦。要不是有约法三章，这中间我至少去过三趟昆明，三过家门而不入……”

“拉倒吧你，”我笑得更厉害了，“又不是大禹治水。”

萧观还是那么文艺，那么爱胡搅蛮缠……几年前那张经常出现在我眼前的“教官脸”不知道还在不在了。

我们各自对了一下时间，开会那几天我都安排满了，会后他在北京有活动，只好约在他回昆明转机时见一面。

时间只够喝两杯咖啡。

见面的地点在离我家不远的“蒸汽咖啡”。

我来的时候萧观还没到，咖啡店外飘着一道奇异的果香，让我差点以为走错了门。原来店里推出了一轮新口味：冰冻果茶和果味奶昔。女顾客顿时多了一倍，以附近艺校的学生为主。那些天天来这里谈生意、做PPT的男人一夜蒸发，让位给了这一群奇装异服、打扮光鲜、叽叽喳喳、谈笑风生的小女生。连同最雄性、最受欢迎的哥伦比亚原味咖啡也跟着遭到冷落。

我曾经非常喜欢来这里，下班后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原因说起来可笑，笔译其实很枯燥，整个过程我会不停地吃零食，往往译完一稿就胖了几斤。蒸汽咖啡里的零食太贵，我不舍得买，算是变相减肥。

此外，店里的独特装修也很打动我。墙顶上密密麻麻，布满了裸露的水管，像二战时期的潜水艇。一进门是两排黑漆木架，上面摆着老式电话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打字机。靠近前台的地方，六个巨大的咖啡磨和浓缩咖啡机，都用黄铜包裹，设计成蒸汽机的模样。

听说这叫“蒸汽庞克”。

我要了一杯黑咖啡，坐在窗边的座位上四处张望。正前方正

好有一块留言板，当中一张黄色的卡片，不知是谁留下一句话：

“Wrong for trying.(不该去试。)”

Wrong for trying...说的就是我吧。我看着窗外两株修剪成扇形的小叶榕，以及对街耸立的一排茂盛的香樟，思绪万千……

时间可以治愈一切。若不是这个突然而来的萧观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沥川了。

我爸常说，人的一生中，成长是一种痛，转变是一种痛，生离死别更是痛。但最糟糕的痛，莫过于困在一个不属于你的人身边。

有些时候，你必须要除掉关于他的一切：他的电话、他的短信、他的邮件、他的照片、他的礼物，甚至他和你共同认识的人，搬到一个他不可能找到你的地方，才能开始新的生活……

沥川走后，我就是这么干的。

我离开北京，回到昆明，先在一家翻译社工作了一年，然后就用自己的积蓄外加银行贷款开了一间小小的翻译社，开始有十个正式员工，渐渐扩大到三十五人。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，老式楼房，房租相对便宜。我的业务主要集中在西南一带，以云贵川居多，什么活儿都接：口译、笔译、外事活动、贸易洽谈、影视字幕、资料文件、陪同导游……作为一社之长，我负责找钱、找活儿、打通关系、扩大规模——日日奔波，没什么

业余时间。没完没了的会议，一个接一个的deadline（截止时间）……到如今我终于混成了艾玛眼中最鄙视的私营小业主，代价是每天必须要带着两个最强力的遮瑕膏也盖不住的黑眼圈见人。

回昆明后的第二年，萧观就跟艾玛结婚了，紧接着艾松也去了美国。婚礼那天我正好带着一个旅游团在澳洲，没法参加，只好通过视频祝福他们。寒暄完毕互通近况后，艾玛忽然提起了沥川，她刚要往下说，我立即打断了她：“哎哎哎，我不听！不是说好了吗，今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起沥川，好让我顺利翻篇？”

“所以你到现在还没翻篇？”萧观忍不住问。

“那你还要多久才能翻篇？”艾玛也问。

“你要再不翻篇，地球转速都要被你拖慢了！”一旁的艾松也趁机补刀。

我抓了抓脑袋，憋出两个字：“快了。”

可是，让我忘记沥川，容易吗？

爱这个人爱了十年。自己的心，被推下悬崖两次。我对幸福心有余悸，只习惯于从伤害中寻找力量。

沥川回瑞士后，我决定把对他的爱心转移到支持祖国的残疾人和癌症病人的事业上。每月初一，我会记得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、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，完全匿名。虽然我收入不低，但创业不易，公司运营样样都要花钱，我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节俭。小冬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的一家医院做医生，工作很拼，只有过

年的时候才会回昆明看我。

工作忙碌的人感觉不到孤独，也感觉不到时光的飞逝。

沥川离开的头两年，我偶尔还会控制不住自己上网查找他的信息。所幸我不懂德语，沥川好像也没回过北京，我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还活着。

我宁愿停留在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，胜过面对沥川的死亡。

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，哪怕已飞到云端，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，轻轻一拽，还在那里。我和他之间，可以变得很冷，也可以变得很热，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，但那一根线，永远也扯不断……

一个人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拍了我一下：“谢小秋！”

我猛然惊醒，抬头“Hi”了一声。

萧观一点也没变，甚至有些逆生长：漂亮的西装、摩登的发型、矫健的身材令他显得更年轻了。我给他点了咖啡，聊了不到五分钟，他就提起了沥川，问我和他之间还有没有联系。

“没有，完全没有。”我果断摇头。

“不可能吧？整整四年，一句问候、一个短信都没有？”

“真的没有。”

他不信，上上下下地打量我，分析我的表情，研究我的用意，想找出蛛丝马迹。

“所以现在你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不错不错，”他满意地点点头，扬了扬手中的咖啡杯，“看样子你终于move on了！祝贺你！”

萧观的表情有点夸张，语气有点调侃。我知他内心深处在替我欣慰。

“既然翻篇了，那你的个人问题呢？有没有解决？”他立马又说，“好不容易见一面，忽悠我可不厚道哦。”

我看着他，故意吊胃口地停顿了几秒，然后神秘地笑了：“啊哈……我有男朋友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双眉一挑，“这么快？”

“沥川已经走了四年了啊！”

“也对。”

“他叫方天成，我们是在长跑俱乐部认得的。”

“在一起多久了？”

“三四个月吧。”

萧观的表情还有些震惊，好像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这个消息。

“对你好吗？”

“挺好的。”

“长什么样儿？”

“自己看。”

他怔了一下，沿着我的手指看向玻璃大门，一个高个子男人背着运动包正大步地向我们走来。

天成的准时到达制造出良好的戏剧效果，我有点沾沾自喜：“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天成，这是萧观。萧观，方天成。”

没想到接下来的事情更戏剧，冷不防萧观“噗”的一声，一口咖啡直喷出来，正好喷到方天成白色的运动夹克上。

萧观向来注重仪态，失态成这样还真没见过。还好天成不介意，以为是喝咖啡呛到了，连忙拍拍他的背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萧观一连说了三个“对不起”，抓起一把餐巾纸就要帮他擦掉咖啡，被天成一把推开：“小事，没关系。”随即脱下外套，放到一边，大方地跟他握手：“小秋经常提起你，欢迎你来昆明。”

萧观呵呵一笑，掩饰着脸上的惊讶和尴尬。我和天成都觉得莫名其妙，也不好问。

“你们先聊，我去买杯咖啡。”天成说，“萧观，你的咖啡不多了，我给你带一杯？”

“好啊，谢谢。”

“小秋还想要点什么？”

“巧克力饼干。”

他点点头，去前台排队买咖啡去了。

我转身看着萧观：“怎么样？高高帅帅，不错吧？”

“你不觉得……他长得特别像一个人？”

“像谁？”我一头雾水。

他看着我，叹了一口气：“王沥川。”

我差点笑出声来：“Come on(拜托)，哪里像？”

他两手一摊，望天，意思是：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

我眯起眼睛，在记忆中搜寻沥川的模样，得到的却是一片朦胧。最清晰的一刻竟然定格在翠湖宾馆床前的那个沥川，肌肤苍白，面无血色，照在额头的几缕阳光并没有给他带来半分生气。那段时间他体重急剧下降，不仅少一条腿，另一条腿也细弱不堪……

而天成是拥有八块结实小腹肌、猿臂蜂腰、人高马大的大长腿欧巴好吗？

“你确信天成和沥川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？”

“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啊！”我说，“方天成是方天成，王沥川是王沥川，这个我能分清。沥川，嗨，反射弧多长啊。天成的脾气……”

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前台传来一声巨吼：“不许插队！”

转头一看，天成的前面站着一个精壮的男人，手腕上戴着一个明晃晃的金表。那人根本不理睬后面顾客的抗议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哥们儿有点急事，也就一杯咖啡，让我一下行不？”

“不行，后面排队去！队又不长。”天成毫不买账，语气凶狠，带着威胁。眼看着两个男人要动手，萧观连忙站起来，被我一把按住：“店里有保安，再吵下去会有人管的。”

果然，保安没到，金表男在天成目光的压力下妥协了，“哼”了一声，走到队伍的最后老实排队。我和萧观对视一眼，都松了一口气。

“你手机里有天成的照片？”他问。

“有啊。”我调出一张递给他。他打开一个美图软件，在方天成的嘴上腮边画了一些浅浅的胡须，修改了一下他的发型，又调亮了他的皮肤，然后还给我。

我的呼吸顿时停住。

Oh, My God!(啊,我的天!)

此时的天成像足了四年前我去苏黎世时在机场上见到的沥川：一样刚硬的脸形，一样高挺的鼻梁，一样修长的个头，一样爱穿深色的西装和黑色风衣，就连一双时而抑郁、时而桀傲的眼神都是一样的。

如此相似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发现？

天成端着咖啡和饼干走过来，见我一脸惊讶的表情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吓得连忙关机：“没事。”

天成将一杯咖啡递给萧观，将饼干放到桌上，然后坐了下来。他气定神闲的样子像足了工作中的沥川，我不由低头扫了一眼他粗壮的双腿，以确信自己没有看错。

“听小秋说，你是她的长跑教练？”萧观喝了一口咖啡，笑道。

“业余的啦，我在建筑设计院工作。”

“噗——”

萧观一口咖啡冲到嘴边，被他强行地咽下去。这下他真的呛到了自己，不禁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“我没放什么牛奶，是不是太烫了？”天成关心地问道。

“是不是，”萧观咳了半天才止住，“在山里开会受了点寒，有点咳嗽。”

沥川

十月中旬，我哥来苏黎世公干，顺便在我家中小住。那段时间，他因为要负责CGP慕尼黑分部，在德国驻扎三年，René也跟过去了。好在霁川经常回总部开会，我倒是常能见到他。那天，我正在沙发上专心画图，浴室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。

“哦——”

我吓了一跳，连忙站起来，还没摸到手杖，一个人影“唰”的一下冲到我面前，带着一团的水汽。定睛一看是霁川，赤着脚，光着身，腰上围着一条浴巾，背上还挂着一大排水珠。

“洗不下去了，这浴室的设计有问题！”

“吓我一跳，还以为你触电了。”我瞪了他一眼，坐回沙发。霁川向来龟毛，经常大呼小叫，加上René的容忍，毛病越来越严重了。

“你注意到了吗，墙上的花洒，不在瓷砖的中线；头顶的浴灯，不在瓷砖的中线；地漏，也不在瓷砖的中线？这么高度不对称的一间浴室，可以忍受？我一进去，打开水，一抬头，差一点尖叫！”